

# 不良资产处置考验农商行 政策拓宽“减负”路

本报记者 郭建杭 北京报道

随着中国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再次扩容，部分纳入试点范围的农商行迎来了不良资产转让业务的政策利好。

在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名单扩容至11省市农村金融机构后，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登中心”)

## 利润能否支撑起不良资产转让

由于非上市农商行数量众多,经营效益参差不齐,目前已经披露业绩的农商行的表现并不能说明行业整体情况,大部分非上市农商行的盈利水平低于上市农商行。

众所周知,不良资产转让回收意味该资产价值的终止,而转让的折扣则需要利润的补足。由于农商行普遍以精细化管理和增收节支为目标,同时以降本增效为考核指导体系,因此,降价转让并不完全符合这类农商行的运营模式。此外,农商行普遍对于降价空间的接受度不够高。

胡雪梅告诉记者,金融机构需要用利润核销不良资产。当银行没有这一利润空间时,部分银行机构会选择暂不转让,而采取自行逐步消化不良资产或者其他手段来解决问题。

此前数据显示,核销不良资产会吞噬农村金融机构较大的利润比例。

2022年11月,银保监会官网公布的《2022年商业银行主要指标分机构类情况表(季度)》显示,农商行累计实现净利润764亿元,同比下降57.74%。对比此前数据,2020年,农商行实现净利润1953亿元,同比下降14.6%;2021年,农商行实现净利润2130亿元,同比增长9.06%。

2022年前三季度,金融机构累计核销793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91亿元,比2020年前三季度增加290亿元。

具体到银行机构的经营数据来看,有非上市农商行出现了2022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长但全年的净利润出现较大亏损的情况。有分析认为,银行前三季度

也修改了相关的业务规则,出让方增加了农村金融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农商行自身是否有能力用好政策便利还需探讨。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以上政策的变化,不同区域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态度并不相同。其中,一些盈利能力较强、风险抵补能力较好的农商行,对于转让不良贷款业务持有相当积极的态度。但同时,也有一部分农商行人士认为,相对于不良贷款,其所在行

更倾向于自行清收而不是对外转让。

北京农信合研究所特聘专家、毕马威特殊资产业务合伙人胡雪梅告诉记者,农商行转让不良贷款主要面临三个难题:首先是银行自身财务资源相对有限;其次是对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操作流程和不良资产的估值定价等技术手段不熟悉;最后则是期望资产转让价格与投资人资产定价有差距,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相对全国性银行和城商行低,因此不良资产转让的市场反

应和定价低于全国商业银行的平均值。胡雪梅还进一步指出,农村金融机构批量转让不良时需要在资产组包和资产如何呈现给投资人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整体而言,对于不良贷款的处置,农村金融机构大多数采用的是核销、清收的方式进行处置。此次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向农村金融机构扩容,拓宽了农信机构的处置渠道,对于有能力实现对外转让不良的农商行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据公开资料整理

均为盈利状态,全年净利润却录得亏损,极有可能是因银行第四季度计提了大量坏账、不良资产,数额超过亿元。

此外,农商行在过去几年始终面临利润增长的难题。从农商行已披露的2022年业绩快报中,可以看到,各家农商行的净利润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表现较好的农商行净利润增幅超过了10%。

由于非上市农商行数量众多,经营效益参差不齐,目前已经披露业绩的农商行的表现并不能说明行业整体情况,大部分非

上市农商行的盈利水平低于上市农商行。

具体来看,近期有四家非上市农商行披露了2022年业绩。在利润增长方面,福建海峡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16.04%,广东龙门农商行净利润同比增长3.55%,山东莒县农商行净利润则同比小幅下降0.27%,江西新建农商行则未披露利润表。

在财务能力不足会阻碍农商行转让不良资产的意愿外,胡雪梅告诉记者,农商行转让不良资产的另一难题则是对转让过

程中的技术手段和操作流程比较陌生。

相对于打折出售不良资产,也有农商行对零售资产的自行回收较有信心。某农商行从业人士表示,“我们对于零售贷款的借款用户非常了解,若给予其缓冲时间后,其归还欠款的可能性很高。相对批量转让回收,自行清收获得的回收率更高。”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对公不良资产转让的市场均价在三折左右,而个贷不良批转的市场价格自2022年底也有较大回落。

# 持续降低实业“绿色溢价” 中国绿色融资优势明显

本报记者 蒋牧云 张荣旺 上海 北京报道

一直以来,“绿色溢价”都是在绿色金融领域被反复提及的重要概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就在公开讲话中谈道,要通过绿色金融、绿色技术等逐步把绿色溢价降低。

《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事实上,“绿色溢价”的概念可以分为实业领域与金融领域两种。在实业领域,绿色溢价意指使用零排放能源(或技术)的成本比使用化石能源(或技术)的成本高出多少。在金融领域,绿色溢价则是指绿色金融带来的融资成本下降幅度。

同时,记者还注意到,高盛集团在近日的研报中表示,欧美地区的金融绿色溢价正在消失,消除一段时间内行业、评级和期限以及宏观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后,传统金融产品和绿色金融产品的融资成本已经没有差异。那么,我国目前的绿色溢价情况是怎样的?在实业绿色溢价逐步降低的大趋势下,金融绿色溢价的消退是否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绿色溢价指的是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告诉记者,目前金融领域和实业领域都有绿色溢价的概念。后者的存在,正是降低前者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金融产品看,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向记者表示,由于绿色激励政策的存在,绿色信贷、债券等金融产品便产生了绿色溢价。

中投协咨询委绿创办公室副主任郭海飞也表示,绿色金融产品

的融资成本和普通金融产品相比有一定优势,再加上人民银行对绿色金融产品的政策支持和鼓励,比如绿色信贷投放较多的银行能够获得人民银行的“贴息”,也可以发行融资成本更低的绿色金融债券,而且绿色债券的发行所耗费的时间更短,认购投资人更多,这些都可以算作是绿色金融产品的“绿色溢价”。

具体而言,鲁政委谈道,绿色债券的“绿色溢价”是基于债券本身“溢价”和“折价”的概念,探讨绿色债券和普通债券收益率利差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大多数研究发

现,绿色债券存在较为显著的绿色溢价,大部分绿色债券收益率的发行利率明显低于普通债券,可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我们统计了2022年上半年境内发行的绿色债券的发行利率,在可以找到可比债券的92只绿色债券中,有超过72%的绿色债券的发行利率低于可比债券的平均发行利率,且平均低51个BP,”鲁政委表示,“由此可见,目前绿色债券的绿色溢价还是比较明显的。较低绿色债券发行利率对发行人发行绿色债券形成一定成本优势,

但从投资人角度,却不利于回报要求较高的投资人。”

对此,郭海飞补充道,虽然绿色金融产品的投资收益率可能短期来看比普通金融产品低,但是对于投资人而言长期收益显而易见,也更加安全稳定。而以高碳资产为基础的普通金融产品虽然收益率更高,但面临的政策风险和环境风险也大,一旦行业监管政策变动,或者出现重大环境污染时,资产变为不良资产的风险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海外金融市场的绿色溢价出现了消退的

情况。

近日高盛集团通过研报表示,ESG债券的美国和欧洲高评级借款人不应期待还能像过去那样获得成本折扣。高盛分析师表示,消除一段时间内行业、评级和期限以及宏观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后,传统债券和ESG相关债券的融资成本现在没有差异。研报数据显示,在2022年6月,专注于ESG的美元计价高收益投资组合的平均发行收益率约为4.8%,而非ESG投资组合约为5.4%。但到了2022年11月,两个投资组合的发行收益率均约为6%。

## 短期内我国绿色溢价不会消退

那么,我国目前是否存在金融绿色溢价消退的情况?

对此,杨海平向记者表示,现阶段国内尚没有金融绿色溢价消退的迹象。其表示,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绿色溢价确有变化。目前,中国绿色金融整体上正处于升级过程之中,绿色债券发行各环节日趋规范,ESG投资理念旗帜下集聚资金规模和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均在上升中,并不具备绿色溢价消退的条件。

惠誉常青ESG研究组联席董事贾菁薇也表示,中国大力推动绿色金融的鼓励性政策会持续下去,这会继续推动在岸债债市场的扩大和完善,提升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绿色债券的需求。当然也不可否认,目前全球消极的经济

前景可能对我国绿色溢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目前尚未出现金融绿色溢价消退的情况,但长期看这却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背后也需要将金融领域的绿色溢价与实业领域的绿色溢价关联起来看。

近日,易纲就在公开讲话中提到,绿色能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相关技术的发展速度与成本降低都非常快,但是总体来说,目前绿色能源的成本还是要比传统能源要高一些,高出的部分就是(实业领域)绿色溢价。绿色金融、绿色技术等就要逐步把绿色溢价降下来,使企业、家庭愿意选择用绿色能源,从成本方面让大家觉得物美价廉,愿意自觉地使用。

在鲁政委看来,降低实业领域的绿色溢价,推进零碳技术解决方案的创新、投资和应用,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向碳中和目标转型的过程中,绿色资产的溢价消退是必然的,这是政策激励、科技进步、投融资绿色化和企业转型共同推动的结果。

而金融领域的绿色溢价,正是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一环。鲁政委表示,降低实业绿色溢价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财政、金融等各类绿色激励措施降低零碳技术的各类成本,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将零碳技术的正外部性内部化,提升零碳技术的经济成熟度。

郭海飞表示,从实业角度来说,我国正值大力践行碳达峰、碳中和和战略的关键期。当前与低碳发展相关的新兴产业和能源清洁化技术,多数还未真正进入产业发展的稳定成熟期,与传统高碳产业相比,不仅在成本上不具备竞争优势,技术上也不具有稳定性,从而导致实业领域绿色溢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长期存在。

这也解释了为何目前我国的金融绿色溢价尚不会消失。郭海飞谈到,现阶段如果金融绿色溢价消失,将导致绿色金融的吸引力大大减弱,企业发行绿色金融产品的动力和意愿降低,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投入也将更低,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绿色低碳产品始终无法成为市场消费的

主流,高碳产品的广泛使用将成为碳中和的最大障碍,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也将遥遥无期。

同时,郭海飞也认为,随着绿色低碳技术的成熟稳定和绿色低碳产品的大面积推广使用,金融绿色溢价也将逐步降低,乃至消失。因为绿色低碳产品取代高碳产品成为市场消费主流之后,绿色低碳产品本身的市场收益就将能够满足其日常研发、发展壮大,不再需要低成本的绿色金融来反哺高成本的绿色低碳投入。而当绿色金融产品在金融市场成为主流之后,其绿色溢价的消失也对投资人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但目前绿色金融在整个金融市场的占比还非常低,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